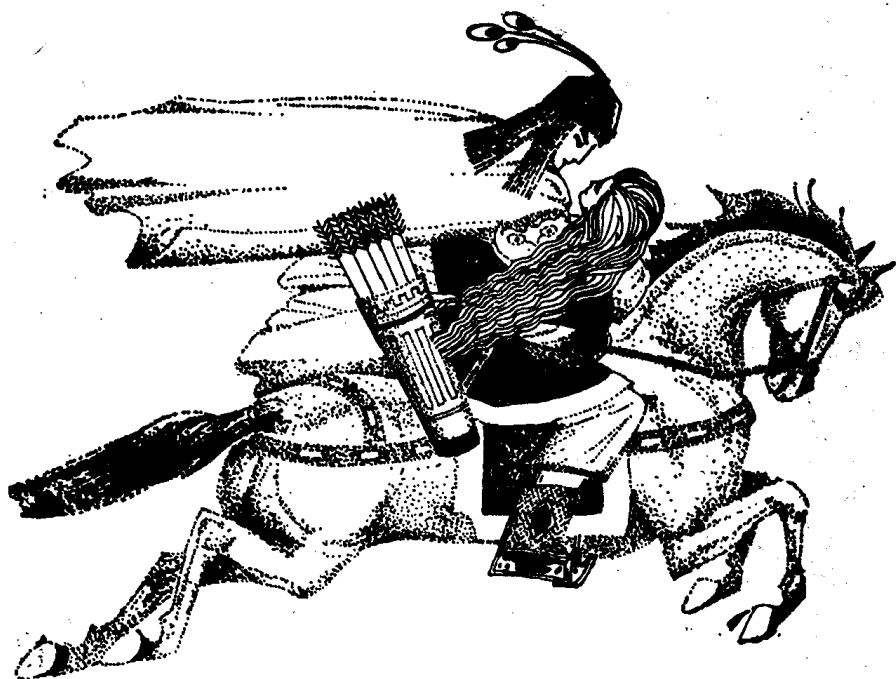


蒙古族史诗

勇士谷诺干



1227/330



蒙古族史诗

勇士谷诺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呼和浩特

791932

封面设计、插图 金 高
责任编辑 时家翎

蒙古族史诗
勇士谷诺干
霍尔查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8千行

1980年6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册

统一书号: 10089·174 每册: 0.87元

雄壮的历史回声（代序）

——蒙古族史诗简论

梁 一 孺

蒙古族史诗（民间俗称镇压蟒古思的故事或平魔传），主要是由操马头琴的民间艺人朝尔齐演唱的古老民间艺术，产生和繁荣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初级阶段。由于历史上蒙古各部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域的差别，各类史诗又带着各不相同的时代印记和地方特色。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等地流传的短篇史诗比较简单古朴，但数量很多，反映的大致是狩猎经济过渡到畜牧经济的历史面貌。长篇传记史诗《江嘎尔》产生流传在新疆阿尔泰山一带，这部驰名中外的优秀作品代表了蒙古族史诗的高度艺术成就。

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宝库中，蒙古族史诗充实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内容，给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艺遗产增添了奇珍瑰宝，因此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一 史诗反映的社会形态

蒙古族史诗雄浑壮丽，富于天马行空般的幻想，它和神话传说共同开辟了本民族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先河。但是作为一种全面反映史前期社会生活、历史面貌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史诗也和其他古代作品一样，把氏族公社解体前后的经济形态、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和人情风俗等，做了形象的记录，真实的写照。

古老的单篇史诗所描绘的社会图画，基本上是狩猎和畜牧经济并存、以牧为主的氏族公有制。农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这时还不存在。以制革、制乳、酿酒、打造兵器和修造木器为内容的手工业刚刚萌芽。产品的交换主要是以物易物（首先是牲畜及畜产品，其次是铜铁器具和金银手饰等）。《勇士谷诺干》等作品中，主人公居住的宫帐都布满了猎人熟悉的珍禽异兽，从建筑材料到装饰艺术几乎全是同渔猎生产密切相关的幻想：“南门上守着羚羊，西门上守着驯鹿，北门上守着雄狮，东门上守着猛虎。”、“珍珠镶的山墙，鸟骨架的房梁，狮子头骨做的天窗，金龙戏柱上下飞翔。”但是部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时已经以牧业经济为主要来源，牧场上“家禽漫山遍野”，五种牲畜“腿靠腿挤满了山谷”，到处是氏族公社高级阶段生产发展的动人景象。社会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人们夸耀的部落生活是“上无君主，下无奴仆”，公社成员之间仍然保持着族长风和简朴风，大家共同狩猎放牧，彼此平等相处。勇

士为收复草原故乡、拯救子民百姓或夺回爱妻名马而进行的战争，也是原始部落之间频繁发生的掠夺和反掠夺战争的缩影。这种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象后来的奴隶主那样把对方的部众变为奴仆，把战利品据为己有，而是不留孑遗地消灭掉魔王和魔众（这种杀死俘虏的做法反映出原始生产力的低下，生产者没有剩余产品可供他人利用，所以俘虏成为胜利者的负担）。朴素的氏族公有制不容许统治和奴役的存在，因此得胜的英雄总是要“把囚禁在魔窟里边的人们全部释放，分给他们满载的金银，让他们返回了各自的故乡”，或者是勇士一脚踢倒妖山，踢破女魔的肚皮，从山底下、魔腹中解救出无数百姓，让他们“赶着羊群”，“吆着牛车”，“牵着骆驼”，“骑着牡马”，自由地返回家园。

但是这种原始社会的景象在中篇史诗《智勇的王子希热图》，特别是在长篇史诗《江嘎尔》那里就大不相同了。作品中出现的是阶级分化到初期奴隶制的社会景象，阶级对立逐渐加深，贫富差别非常明显。在激烈频仍的部落战争中，原先的氏族部落经历着大动荡、大分化的局面，一些弱小的血缘氏族纷纷被兼并，或者被消灭，强大的部落联盟到处出现。这些以中心部落为盟主的部落联盟，对内对外都发挥着强制的职能。对外主要是进行战争，有时是故乡保卫战，更多的则是血亲复仇，掠夺美女、牲畜，扩大水草丰美的牧场。“把他的全部产业，尽数归我所有。我要扩大我的牧场，为我的门户增光耀祖”（《仁钦·梅尔庚》）。这种为邻人的财富刺激起来的贪欲，挑动起无数次“人对人象狼一样的战争”，给普通牧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只有少数部落联盟

的首领才是掠夺战争的实际受益者。不仅如此，部落联盟还容许酋长、贵族对内进行压迫剥削。汗、勇士和诺颜们过着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牧马人、牛倌以至年幼的牧童则终年奔波在风雪的牧场上，使女们忙碌着准备宫廷的酒宴。特别是那些奴隶和战俘，有的脸上打着火印，充当终生奴仆；有的被任意赠予或买卖，成为会说话的牲口（《江嘎尔》），从古老的短篇史诗到长篇传记史诗这种内容上的显著变化，其社会根源就是氏族公社到奴隶制两个历史阶段的现实生活。

二 史诗中的人物形象

古老史诗的主角（汗、王子、巴特尔）是氏族部落的代表，集体力量的化身。反面形象（蟒古思、凶恶的汗主）则是部落战争中的掠夺者，破坏性的自然力的人格化。史诗所描写的勇士与蟒古思的斗争，反映了原始公社解体前后牧民和猎人要求战胜邪恶势力和自然力的英雄气概，乐观主义精神。

早期史诗中的勇士实际上是一些理想化的原始部落酋长或军事首领。当时阶级分化尚不明显，他们同部落民的关系仍然保持着古朴的遗风，彼此平等相待。在部落内部，他们“时刻关怀人们的痛痒”，“经常出外挨门拜访”，是集体生产、氏族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亲自打猎放牧、熟皮子、拣牛粪的普通劳动者。当外敌侵袭时，他们又肩负起保卫部落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在反抗掠夺屠戮的战斗中赴

汤蹈火，建功立业。谷诺干、仁钦·梅尔庚都是这样一些为着“群”即全体部落民的利益而战的古代英雄。史诗着意描绘渲染的是英雄同蟒古思之间悲壮激烈的战斗：“转来转去，打了九年；接二连三，打了七年；杀来杀去，打了十年；撕来撕去，打了六年”，最后终于消灭了魔王，解救出受难的百姓，胜利返乡。产生流传在奴隶制初期的中、长篇史诗，主人公身上带着鲜明的阶级色彩，许多人兼有部落酋长和草原贵族的双重身分，这类艺术形象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大奴隶主鲸吞兼并的奴隶制初期阶段，孛斡勒（奴隶）、阿拉特（自由民）以至许多小奴隶主都成了大奴隶主的鱼肉对象，因此他们有暂时的共同利益。另外，就整体而言，新兴的奴隶主阶级这时还是生气勃勃的，有一定的进步性。在组织部落生产特别是在领导抵御外来侵犯的战争中，他们还继续发挥着往昔部落酋长的作用。因此史诗中的可汗和勇士的形象既有现实生活的根据，又体现了古代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位卑下的氏族成员，奴隶社会的穷人，也经常在史诗中出现。他们当中有游猎深山老林的猎户，追逐水草的牧民，拣粪喂马的牧童，无依无靠的孤儿。还有宫廷宴会上的使女，拉车驾辕的囚徒，以及脸上打着火印的终生奴隶。这些人物在史诗中通常不占重要地位，多数是作为英雄主角的陪衬偶然出现的，但是他们的淳朴善良，勇敢机智，却象闪电一样突然迸发出炫目的光辉，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保卫部落和故乡做出重要的贡献。如《智勇的王子希热图》中猜谜胜过汗主大臣、赛马又夺魁元的黑孩

子，《乌赫勒贵灭魔记》中大智大勇的孤儿，《江嘎尔》中冒死向江嘎尔报告洪古尔罹难消息的牧童，都是一些身居下贱却又智勇过人的普通百姓。蒙古族史诗通过这类人物的塑造表现出鲜明的人民性。

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阶级斗争的激化，史诗中一些有别于蟒古思、但却表现了奴隶主剥削阶级劣根性的可汗、大臣、将军、诺彦，也成为史诗作者们批判、嘲讽、揶揄的对象。在《大无畏的楚伦勇士》中，汗主阿拉坦格日勒尸位素餐，软弱无能，听见魔鬼来犯的警报就“昏昏沉沉失去了神智，战战兢兢丢魂又丧胆”。仁钦·梅尔庚的岳父心狠手辣，千方百计要把前来求婚的女婿置之死地，最后力竭计穷，不得不“禅让”退位。江嘎尔在治国安邦和抗战御敌方面的本领，同他的盟主地位极不相称，他又时常挑起出师无名的战争，或者擅离职守，在异国他乡溺而不返，造成国破家亡的悲惨结局。总之，在这类人物身上，古代部落酋长能征善战、公而忘私的古朴遗风已经淡薄下去，而奴隶主贵族的剥削阶级本质却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三 史诗的艺术特点

史诗是一种综合性的古代艺术。它和音乐紧密结合，集纳熔铸了神话、传说、歌谣、祝赞、谚语、格言等多种文艺形式而浑然成篇。风格粗犷豪迈，散发着浓郁的草原生活的芳香，是民族童年期发展的美好艺术果实。

史诗的主要艺术形象英雄和骏马，表现出特别鲜明的民

族风格。人格化的骏马在史诗中居于重要地位，它们体态高大雄健：“身高象座山，后胯赛平原，眼睛象湖泊，嘴大象深渊。”奔驰疾如星火：“比出弦的箭还快，比飞旋的雄鹰还猛”，“除了它的尾巴，一切都被它拉下；除了它的影子，什么都追不上它。”不仅如此，它们还通达人情，尽如人意，能够预卜祸福，为主人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在和平时节，它们是主人亲密的伙伴，得心应手的工具；在激烈的战斗中，它们又是主人进击的羽翼，厮杀的利剑，生死不渝的忠实战友。这些神骥、龙驹总是热烈地向往着战斗，听到沙场上武器的搏击声而精神振奋，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和主人分担着疆场上的劳苦，分享着胜利的欢乐。在长年累月的苦斗中，即使是“骨头里没有了骨髓，肚子里没有了脂肪”，奄奄待毙，只要一想起故乡的草原，受难的人民，它们就会从弥留状态猛醒，平添无限威风，重新投入激烈的战斗，坚持到最后胜利。骏马集中表现了蒙古族牧民爱马尚武的民族性格，马赞在史诗中占据着一席特殊的地位。朝尔齐艺人喜欢在演唱马赞时驰骋他的想象，炫耀他的口才，娓娓动听地抒发他对英雄坐骑的钟爱和赞赏。

史诗的故事情节单纯朴素，从容舒缓，中间穿插着大段的祝赞、浓笔重彩的铺写和诗意的描绘，大刀阔斧地塑造焕发着神异色彩的英雄形象。描写勇士出征，总是先介绍混沌初开的某国(部落)某人，他的家乡如何辽阔富饶，宫帐如何华丽雄伟，夫人如何娇艳多情，双亲如何宽厚慈祥。接着就是鳞古思寻衅进犯，勇士跨马出征。这时又要尽情地夸赞一番勇士的戎装和利器，骏马的雄健和神速。而交代征途的漫长

险阻，沿途的风光见闻却比较简略，故事很快就进入了高潮，开始酣畅淋漓地渲染夸张战斗过程。勇士和蟒古思的战斗都是那样地激烈壮观，惊心动魄，有的是通过“好汉的三种竞赛”（射箭、摔跤、赛马）各显神通，多数则是展开刀光剑影的厮杀，震天动地的肉搏：“直打得天昏地暗，高山峻岭夷为平地，大河长江化作泥潭，山谷盆地一片汪洋，森林树木一扫而光。”结局必定是勇士斩除了妖魔，降服了敌国，壮志得酬，凯旋而归。“人民举行了盛大的酒宴：美酒汇成河，肉食堆成山。男女老少尽情地狂欢，从此人民永享安乐，英雄的事迹古今流传。”长篇史诗《江嘎尔》的艺术结构，也是每章讲述这样一个独立的英雄故事，但各章之间又有主要人物江嘎尔或洪古尔贯通联接，使作品成为一个珠联璧合的有机整体。史诗的艺术结构和表现手法长期形成的这一套固定化的程式，其优点是便于传唱，容易记忆，必要的雷同反复还利于充分表达感情，深化感情，这都是由民间说唱艺术的特点决定的。

史诗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在雄浑瑰丽的基调上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卷。既有气壮山河的战歌，又有真挚委婉的抒情；既有激昂蹈厉的陈词，又有娓娓动听的祝赞。这种民间语言艺术融汇了诗歌凝炼、响亮的音乐美和散文质朴自然的特色，大量采用了比喻、夸张、比拟、反复等表现手法，散发着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例如，以“沙漠上的樟松，高山上的雄狮”比喻勇士的威武坚贞，以“象春天的骆驼毛那样一片片地搭拉下来”比喻勇士激战后的戎装。赞美夫人光彩四射的容貌是：“黑夜不必掌灯，姑娘们就能裁衣绣花；黑

夜不必掌灯，牧人们就能下夜放马”，“她的脸蛋象一朵刚开的莲花，她的魅力象一团炽烈的火焰。她的眼睛象一汪湛蓝的清水，她的眉毛乌黑而又秀美。她的举止象檀香似的文雅，她的步态象松树似的潇洒”（《勇士谷诺干》）。形容小英雄甜蜜的睡态是：“如同皮条般地伸展了四肢，脸颊和躯体都象红沙柳似地绯红，睡了七七四十九天”。此外，史诗中还吸收了许多俗语谚语，警句格言，经过千锤百炼，发人深省：“艰难的时候需要勇气，欢乐的时候需要警惕”，“刀刃的锋利，都在磨石的工夫；勇士的成长，全靠战火的锻炼”。凡此种种，枚不胜数。

四 永不复返的历史时代

史诗中的古代社会生活，人类童年期的思想、幻想和审美观念，属于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时代，和我们相去很远了，它们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永远放射着艺术的光芒呢？史诗赞美的那种不分尊卑上下、“百姓一律享有平等幸福”的原始公社制度，尽管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它是伟大的。以巨大艺术概括力反映了这个制度的合理性的英雄史诗，形象地描绘出人类童年期纯真朴野的天性；同时又从各个侧面真实地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压迫剥削形式——奴隶占有制怎样从原始公社的母体中孕育出来。这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确立和

巩固唯物史观。如果说，史诗所描绘的原始社会好比一个天真美好的儿童，那么我们所憧憬并为之奋斗终生的科学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成熟完美的大人。“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同上注）原始公社同近代社会、特别是同科学共产主义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它的公有制和朴素的民主思想这些人类“真实”的本质，“固有的性格”，必然会引起后代人们的缅怀和向往，并激发他们要在“更高的阶梯上”以崭新的面貌把它们“再现”出来。这就是史诗至今仍然具有“永久的魅力”，能够继续供给我们以艺术享受的深刻历史根源。

由于氏族成员和奴隶们还不能理解自然规律和社会力量对他们自身的制约，出现在史诗中的以“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着历史的局限性。譬如，许多史诗的主人公都是些大小奴隶主，但他们却又“敦厚朴实”，见义勇为，甚至和奴隶们“团结互助，亲如兄弟”。这是奴隶阶级没有认识到压迫剥削的存在，没有充分意识到自身力量的一种表现。在阶级分化刚刚开始的历史阶段，从部落酋长、军事首领演变而来的奴隶主们，还在以传统的部落民集体利益代表者、氏族公有制维护者的身分掩盖压迫剥削行为，而这种假相并非很快就被奴隶们意识到了，因为他们仍然象往昔的部落酋长那样受到尊崇和拥戴，并被理想化为史诗的主角。另外，英雄史诗的基调

虽然是人定胜天，包含着朴素唯物主义成分，但是原始社会的图腾膜拜、万物有灵的观念（如对苍天、山河祈福求助，相信蟒古思的灵魂是各种动物的化身），萨满教的宗教信仰（如相信梦遇，接受神祇仙女的赐予或指点），奴隶社会里的剥削阶级思想，以及后代流传变异中掺杂进来的许多消极因素，在一些史诗中还是比较触目的。明清以后，随着佛教的盛行，有些古老的史诗被佛教徒染指篡改，故事情节中塞进去许多佛陀济世、喇嘛施法的内容。某些模仿古典史诗形式、宣传宗教教义的史诗膺品也应运而生，它们从古代史诗对历史事件的全面概括转向了对天堂来生的追求，主人公不再是依靠自身力量征服自然、降服妖魔的大无畏的英雄，而是一批屈从于命运、皈依正果的狂热的宗教徒。这类所谓经卷史诗大多出自活佛喇嘛之手，纯粹是一批充斥着封建糟粕的宗教宣传品。

蒙古族英雄史诗是一笔丰富的民族文学遗产。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史诗的一般论述为指南，结合蒙古族史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对它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分析。脱离开史诗产生的时代、民族和地域，即那个特定的“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的民族生活的土壤，只限于搬套、印证一般史诗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不利于史诗遗产的批判继承。

目 录

雄壮的历史回声 (代序)	梁一孺 (1)
勇士谷诺干	(1)
智勇的王子希热图	(18)
乌赫勒贵灭魔记	(84)
阿果扎和巴特尔	(205)
仁钦·梅尔庚	(225)

勇士谷诺干

当巍峨的须弥山，
只有土丘那么矮的时候，
当汹涌的须弥海，
只有水潭那么浅的时候，
当天空的太阳，
只有星星那么小的时候，
当水鸭和天鹅，
只有顶针那么大的时候，
当威武的山大王，
还只是个婴儿的时候，
当教皇达资喇嘛，
还只是个班迪^①的时候，
有一个威镇西北方的好汉，
他就是红色勇士谷诺干。

① 班迪，即小喇嘛。

勇士谷诺干心地善良，
时刻关怀人们的痛痒，
他经常出外挨门拜访，
为人民甘愿赴火蹈汤。

他具有惊人的膂力，
他具有超人的智慧，
他用左手扑灭了东方的精灵，
他用右手扑灭了西方的魔鬼。

他以无比的机智，
扫除了罪大恶极的魔王，
无数的妖魔鬼怪，
都被他击成了肉酱。

他的同胞豪迈刚毅，
他的部族英勇无比，
他的母亲慈祥善良，
他的父亲知情达理。

他的家乡富饶而美丽，
他的牧场无边无际，
他的家禽漫山遍野，
他的五畜成群结队。